

大连市文艺精品创作生产

张燕燕 著 “5511”工程
长篇小说入选作品

大公交



 大连出版社
DALIAN PUBLISHING HOUSE

大 公 交

张燕燕

◎ 著

 大连出版社
DALIAN UNIVERSITY PRESS

© 张燕燕 201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公交 / 张燕燕著. —大连: 大连出版社, 2016.10
(大连市文艺精品创作生产“5511”工程长篇小说入选作品)

ISBN 978-7-5505-1107-1

I. ①大…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31368号

DAGONGJIAO

大 公 交

出 版 人: 刘明辉
策划编辑: 刘明辉 张 波
责任编辑: 蓝双秀
书名题字: 徐 铎
封面绘图: 王 睿
封面设计: 林 洋
版式设计: 张 波
责任校对: 李玉芝
责任印制: 刘正兴

出版发行者: 大连出版社
地址: 大连市西岗区长白街10号
邮编: 116011
电话: 0411-83620442 / 83621075
传真: 0411-83610391
网址: <http://www.dlmpm.com>
邮箱: dlszhangbo@163.com
印 刷 者: 大连金华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各地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70 mm × 230 mm
印 张: 27
字 数: 420千字
出版时间: 2016年10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05-1107-1
定 价: 5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滕贞甫

2012年，中共大连市委宣传部按照市委十一届二次全会提出的建设东北地区文化领军城市和东北亚有重要影响的文化强市的目标要求，组织实施了文艺精品创作生产“5511”工程，即每年以5部长篇小说、5部影视剧（包括电影、电视剧、动漫剧、广播剧、纪录片）、1部舞台剧、1套文艺丛书为重点的文艺创作生产项目，旨在推动大连文艺的繁荣发展，加快文化强市建设步伐。

文艺精品创作生产“5511”工程是一项导向性工程。它立足本市，鼓励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中国精神为文艺创作的灵魂，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创作生产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社会价值和市场价值相统一的文艺作品。“5511”工程是大连市委、市政府组织实施全市文艺精品创作生产，繁荣发展大连文艺的重要工作载体和平台。

文艺精品创作生产“5511”工程也是一项品牌建设工程。它汇聚全市优质文艺创作生产资源，依托大连作家森林的“下午茶”“讲

评会”“记忆写作”等多种多样的展览、展评、推介、评奖、研讨，尤其是各种规模和形式的文艺评论，不断深耕城市文学土壤，涵养创作生态，推介宣传有特色、有新意的文学作品，展示大连文艺创作生产成就，凝聚人才队伍，培育扶掖大连文艺出“名作、名人、名品”，推动大连文艺走出去，树立大连文艺新坐标。

入选年度文艺精品创作生产“5511”工程重点扶持项目的长篇小说，是大连本土作家创作、未经正式出版的原创优秀作品。“5511”工程评审委员会按照严格规范的评审程序，在向社会广泛征集作品的基础上，由专家库抽取人选组成专家评审组，对初评上来的作品，进行认真的审读、评点、论证、遴选，终经评审委员会批准编辑出版。这些入选作品题材不同、风格不同、创作视角不同，作者的身份、职业、经历甚至创作水平也不尽相同，相同的是，这些作品饱含着作家对生活的热爱，对人民的关切，对生命的尊重，他们用作品着力书写人们寻梦的理想和追梦的奋斗，用生动的艺术形象和熟悉的身边日常故事，描绘出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风骨。

值此文艺精品创作生产“5511”工程长篇小说入选作品出版之际，是为序。

（作者系中共大连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市文联主席）

上 篇

—

赵成英轻轻地推开西下屋母亲卧室的房门，看到她一只手搭在窗台上，另一只手上上下下揉着像鼓一样的肚子，眼睛望着窗外阳光灿烂的蓝天大地，脸上流露出欢愉的笑容，好像心里也同样是亮堂堂的，甚至是热乎乎的。他感觉到母亲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就要到了，不由得脱口说道：“妈，四弟是不是快要……”

“什么四弟，还说不定是四妹呢！你听谁说的，妈妈这回就一定会给你们生个弟弟吗？”母亲收回搭在窗台上的那只手，拍了拍发亮的肚皮说道。

“爷爷说的。他不只对我说过，还对二弟成雄、三弟成好都说过。”赵成英走到炕边说。

“你听他的？他那是指望你们英、雄、好三个孙子再加一个‘汉’，那就凑齐了他的梦想‘英雄好汉’。可眼下这个能不能是条汉子还两说呢。你没见你爸这两天都没回家吗？他那是吓得不敢待在家里，就等听信了！”

母亲起了一下身，倚墙斜躺问道：“成雄、成好都在家吗？”

“在，他们俩都在爷爷屋里写大字。”

“成英——”母亲撇着嘴角问，“先生真的不教你们了？”

“听说先生的家在旅顺羊头洼，那里曾经被日本军人的炮弹炸得片甲不

剩。”成英说，“今天早晨有人捎口信说，先生不能再给我们教书了！”

“那你们以后就不上学了？”母亲无奈地望着赵成英说。

“先生说过，以后就由日本人给我们当先生了。我是中国人，决不会学日本话！”

赵成英的话刚一出口，母亲就急忙坐直了身子，把脖子扭到窗外左顾右盼了一阵子，见四下无人后说：“傻孩子，这话可不能乱说。你没听你爸爸说，前阵子旅顺那边老毛子（俄国人）和小鼻子（日本人）都把天打红了吗？看样子，小鼻子这回是有备而来的。要是小鼻子真的在这里站住脚了，我们今后的日子就更不会好过了！”

母亲说完，眉头顿时紧皱起来，汗珠就像雨滴似的顺着脸颊往下淌。赵成英不知道母亲这是怎么了，还以为是被小鼻子气的，他顺手抓起炕头上一块用过的毛巾，一边给母亲擦汗一边说：“妈，别怕，你不是还有我们这几个英雄好……汉吗？”

“快去……”母亲发出了近乎求救的声音，“去……找爷爷。让他把那个老毛子大夫请来，快，快……”

“妈，你挺住，我这就去找爷爷。”赵成英边说边冲出了房门。

赵成英的爷爷赵云飞是满族人，曾在朝廷给李鸿章当过差，尔后又在上海开办的轮船招商局就职。那是洋务运动时兴办的第一个中国民用工业企业，专门搞海上运输。本来赵云飞凭他个人的学识、能力弄个几品官员是一点儿问题都没有，岂料官场黑暗，家人又遭难，赵云飞下决心弃官回乡，在家宅旁搭起一个简易的厦子，终日不洗脸不剪头地守孝三年。

李鸿章得知后，深为感动，令部下送去两艘大船作礼。赵云飞这便开始在旅顺口做起了海上运输的生意。随着生意越做越大，他结识了许多商界的大人物，其中一位便是爱新觉罗家族的贝勒爷。这位贝勒爷一眼看好了赵云飞，坚持要把女儿嫁给他。

赵云飞开始没有应允，可当见到这位格格后，立即点头答应。十六岁的格格长得很有福相，耳垂圆润，就像刚剥了壳的新鲜荔枝，眼睛细细长长，

脖子上戴一个大拇指长的和田白玉坠，三寸金莲走起路来飘飘摇摇，十分性感。

由于格格比赵云飞小，不仅性格温润，还知书达礼，深得赵云飞的喜欢。在格格生了第一个儿子赵显龙后，赵云飞高低不再要孩子了，他说：“看到格格生显龙的全部过程，我真是受不了。真没想到这是用大命换小命，不能再冒这个险了，让格格过过好日子吧！”

格格听到丈夫这体贴入微的话，十分感动，家里有好吃的，她总是先留给丈夫。她平时很少出门，担心碰到邻里投来的嫉妒眼神。等儿子显龙长大了，她也上了岁数，不在乎这些了，想出门的时候却又没有气力，站不稳了。所以格格常感叹自己是个苦命人，时不时还咒自己几句不好听的话：“赶快死了吧，死了以后好托生成马，天天驮着云飞跑。”

想到马是一个挨累的动物，于是又改口说：“托生为猫吧，天天给云飞暖被窝。”

以前她最喜欢把和田玉坠摘下来对着太阳照，那可是她出嫁时阿玛给她的最贵重的礼物。她常常照完了太阳又在手里摩挲着，唏嘘不已。

她觉得家里人少，白天没人说话太冷清了，就张罗给刚满十八岁的儿子娶媳妇。

赵云飞因家有巨产，怕儿子赵显龙被绑票，自小就不让他出门。到了上学年龄，赵云飞又将私塾先生请到家里，还曾放话，说赵显龙是他“赵家千顷地的一棵苗”，意思是谁家姑娘嫁过来，谁就间接成为赵家家产的继承人。赵显龙也真不含糊，十六岁时，他就独自带家佣和随从乘自家的大船南下苏杭两地看美女，各处游历，一路上挥金如土。回来后，他在自家院中挖了个大坑，撒上金鱼，闲时提起鱼竿坐在池边钓鱼，还雇了一个名叫二秃子的年轻人专门换水。只要市场上有稀奇的鱼类，他便买来把玩；兴趣过后，又将鱼池用土填成小山似的，养上猴子、山雀、喜鹊，还有几条大蟒，然后在三伏天把大蟒缠在身上，故意站在门口，路人见了都绕道而行。

格格对儿子的做派既恨又气，但也无可奈何，因为丈夫喜欢。丈夫也曾劝慰她：“儿子行万里路比读万卷书还有用呢！”尽管格格表面上碍于丈夫的面子没说什么，可心里这个骂呀。但骂归骂，日子还是由着儿子的兴趣过。

这一年，赵云飞带船去天津提货，顺路拜见在天津办事的李鸿章。临别时，李鸿章委托一个叫李纯的学生帮赵云飞提货装船。船装完货，因风大浪高没有起航，就在天津待了两天，李纯便安排赵云飞住在天津乡下的家里避风。李纯的家境一般，父母都是庄稼人，但李纯的姐姐却引起了赵云飞的注意。

这姑娘穿着很讲究，在他们喝茶谈话的屋子里穿堂而过，赵云飞一时分神就动了给儿子说媒的念头。事后他回到家中，便立即托人打探底细，得知此女还待字闺中，马上亲自送去聘礼。不久，这位姑娘就在弟弟李纯的陪同下嫁进了赵家大宅。

格格对这房媳妇也非常满意，经常带她去街市上最好的绸缎庄买些漂亮的衣料。这个赵李氏更是甜乎人，一年刚过就给家里添了个又白又胖的小子，赵李氏因此在这个家族里确定了位置。第一个孩子是男是女，对做儿媳妇的来说太重要了，格格不仅把赵李氏擎到了自己的头顶上，就连那个不争气的儿子，她看起来也越来越顺眼了。

赵云飞光为给孙子起名一事就愁白了头：给这大孙子起个什么名字才能表达出自己的快乐之意呢？大海？不行！大船？不好！最后定下来叫“家驹”，说是好比家里养的小马、小驴、小狗什么的，叫起来顺口，听起来亲切。可是一查家谱，孙子这辈犯“成”字，又觉不妥：谁家的孩子叫“成马”“成驴”“成狗”的，多难听呀！格格见丈夫愁得吃不下、睡不好的，便劝道：“愁什么，先这么叫着，等长大了再说！”

赵云飞听完眼睛一亮，夸道：“媳妇，你真行！对，就先这么叫着。”

家驹两岁时，又一个“驹”横空出世。赵云飞喜出望外，嘴乐得都咧到耳根子底下了，这个孙子他没动脑子就直接起名叫“二驹”。紧跟着“三驹”也下来了，这个天降的大喜把赵云飞给打哑巴了。他连续几天都没起炕，格格以为丈夫这是被三个孙子烧昏了头，担心他扛不住过去了，就成天陪在炕上劝：“你可别担不住这福啊。福多是财，财多是寿，你看咱俩将来肯定能活一百岁，就凭这三房孙子也能给咱俩挣回几万两银子，就等过好日子吧，还愁什么呢？”

“我这不是担不住事，也不是孙子多了烧的。”赵云飞霍地一下坐起来，

两眼瞪得像灯笼似的对格格说，“你看出来了吗？我们孙辈能出来英雄好汉了！”

“你说这三个孙子哪个能出息成英雄好汉？”格格兴奋地往赵云飞坐的地方挪了挪问道。

“你这个傻格格，我是说我们会有英、雄、好、汉四个孙子！”赵云飞激动得连说话都开始大喘气了。

“啊，对呀，对呀。可不是呀！再一个肯定也是男孩！哎呀，你别说，咱儿子可真了不起，你看后屋家四个儿子都娶了媳妇，结果就老三养了个儿子，那三房全是丫头片子。可显龙几年工夫就连养三个儿子，真是了不起、了不起呀！”

“咱养一个显龙就能咬道，他们家养一窝也只能喂猫！”赵云飞一跃跳下炕说。

“对，对。咱这三个孙子个个都是咬道的！”格格说着也下了炕。

自从赵李氏怀上第四个孩子，公公婆婆再议论“英雄好汉”时，她一般都不再插话了，仿佛说这话是公公婆婆的专利。赵李氏不说话渐渐地成了习惯，听到这些话时，她永远都是低眉顺眼、不声不响。家里的零活儿，什么烧火、刷盘子，她总跟佣人抢着干。

格格看见了，觉得媳妇有些怪怪的，就问丈夫：“咱家儿媳妇这是怎么了？”

赵云飞翻了翻眼皮，叹了一口气：“这都是让我给说的。你想想，怎么那么巧会又是男孩？假若是个女孩，那怎么叫得出口呢？”

“那有什么叫不出口的？哥哥叫赵成英，老二叫赵成雄，老三叫赵成好，这老……老四叫赵成……”格格半张个嘴望着赵云飞，没继续说下去。

“要是丫头，这‘赵成汉’的名字还能叫出口吗？”赵云飞接过话说。

“哦，可也是，是有点儿叫不出口。不过，不过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将来这个丫头兴许还是条好汉呢，这也说不定！”

格格一甩头：“听天由命吧！”

赵成英从西下屋出来，直奔对面东下屋爷爷赵云飞的书房。书房里靠墙

的书架上整齐地堆积着线装书，地中间摆着五把椅子和一张桌子。平时爷爷总是坐在一把靠椅上，看着他们在桌子上写大字。可今天爷爷的靠椅上竟空无一人。

“爷爷去哪儿了？”赵成英急问抬头看他的二弟赵成雄。

“去给我们买光头饼了。”三弟赵成好撇嘴说。

赵成英转身冲出书房，直奔大门外。

晌午的阳光是雪亮的，它把马路和房顶照得青青白白，白的是土路，青的是房顶。那青色房顶的房檐上时不时站上几只鸽子，它们叽叽咕咕地叫了一阵子，然后又哄地一下飞到远方。赵成英想起前几天的一个下午，爷爷曾对着房顶的鸽子问：“你们说我家那没出世的孩子是小子，还是丫头？”

屋顶的鸽子大概也知道自己说得不准，所以它们头一扬都咕咕地飞走了，只剩下那瓦楞间的枯草，一蓬一蓬地随风摇荡了。

赵成英把目光从屋顶上收了回来，落在一辆从眼前经过的毛驴车上。他发现一个极其眼熟的女人坐在车沿上。那女人垂着头注视着躺在车上的男人，而这个男人时不时发出的吼叫声又让这女人紧张得不断东张西望。女人白大褂胸前醒目的大红十字让赵成英认出她就是曾被父亲请到家里给母亲接生三弟的老毛子大夫——安娜。

赵成英本来是按照母亲的旨意出来找爷爷的，可爷爷没找到却意外地碰到了安娜。他想，找爷爷的目的本是请爷爷去找安娜，现在安娜就在眼前，他干脆先把安娜请回家再找爷爷，因为母亲现在需要的是安娜，不是爷爷。想到这里，赵成英朝安娜坐的那辆驴车跑过去。由于跑得急，他差点儿与从驴车后快速走过来的一个人撞个满怀。这个人一身鬼子黄军装，黑色的皮靴高到膝盖，手中端的枪已上了刺刀，刺刀在光的照射下发出冷冷的寒光。

“你的，什么的干活？”小日本吼道。

“安娜阿姨，安娜，我妈又要生弟弟了，你快下来……”赵成英向继续前行的驴车喊道。

“什么的干活？什么的干活？”小日本用枪横挡在赵成英的胸前，一边骂一边推着赵成英向后退。

“是我妈要找安娜，你不能让她走……”赵成英急得大声哭喊起来。

拉车的驴大概是一大早拉完了磨就被套上车出来的，所以它步子迈得又碎又慢，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听到赵成英的哭喊声，它走得更慢了，还边走边拉屎。一个一个圆圆鼓鼓的驴粪蛋，热乎乎地滚在土路上。小日本兵一看驴车要停下来，便想用枪托捶打驴的后臀，可他刚跑了几步就踩上了一个驴粪蛋跌倒在地。他本应马上爬起来，但看见眼前又掉下几个还冒着热气的驴粪蛋，又气又恶心，大声地哭了起来。

赵成英没想到这个扛枪的日本兵也能像他一样哭，顿时增添了几分胆量。他走过去扶起日本兵，端详了一会儿。

“我妈要生弟弟，你让她去帮帮忙吧。”赵成英一边拍着小日本兵身上的土一边说。

“他们是战俘，我奉命押解。”小日本兵的汉语说得很流利。

“你怎么会说中国话？”赵成英望着和自己差不多高的小日本兵问道。

“我家曾住过中国房客，我跟他们学的。”小日本兵羞答答地说。

“我家就在那个院里，那个敞开的院门。”赵成英指着对面的自家大院说，“我妈真的要生弟弟了，不信你进去看看。”他又转头看着安娜：“我三弟就是她给我妈接生的，你……”

“你下来吧，不过不能带你的丈夫！”小日本兵指着安娜喝道。

安娜俯身跟丈夫耳语了几句，跳下车跟着赵成英跑进大院。

远远地，赵云飞提着一擦光头饼走过来，看到家门前围了一群人，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便加快了步伐。他见人群猛然打开一个豁口，一个小日本兵随着尖叫的声音跑了过来。不料，小日本兵又踩到了驴粪蛋，脚下一滑，径直向赵云飞奔去，抱住赵云飞，紧紧地搂住他的腰，嘴里不停地骂着：“八嘎，八嘎……”

赵云飞这时定睛一看，认出车上倚在车沿的人是曾给他接生过孙子的安娜大夫的丈夫——格里高利。格里高利右手抓住小日本兵头上那带着两块垂布的帽子，他因激动而涨红的脸，在看见赵云飞的那一刻渐渐地黯淡下来。

赵云飞推开小日本兵，快步走到驴车前，俯下身去，小声地问：“格里高利，你这是怎么了？怎么躺在驴车上？”

格里高利用几乎只能自己听到的声音说：“这场战争，我们……败了！今天早晨日本兵围住了我们的兵营，命我们在十二小时内撤离大连，连我这个伤兵也不放过。你看我腿里的子弹到现在还没来得及取出，安娜就被他带走了！”

“你把他的夫人带到哪儿去了？”赵云飞转身问小日本兵。

“进那个大门里接生去了。”小日本兵一边慢慢吞吞地说着，一边用手指着土路对面的大院门。

赵云飞顿时明白，安娜已经进家给儿媳妇接生去了，他长吁了口气对小日本兵说：“你先回去吧，他腿有伤跑不了，如果他跑了，你就跟我要人。”

小日本兵点了点头，鼓足了精神上前一把夺回格里高利手中的军帽，又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转身走了。

这时街上的日本兵越来越多了，他们有的进商店抢光头饼、抢白酒，有的正在院子里抓吃食的鸡。最让赵云飞气不过的是，一个日本兵骑在一头大黑猪的身上，笑哈哈地吆喝着猪快走。街旁聚集着一些中国老百姓，他们小声议论着，担心从今往后的日子更不好过，吃苦受累不说，性命就会像蚂蚁一样，任由这些日本人践踏了。

赵云飞读过书，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他想的不是这些，他觉得如果这座城市被日本人掌管，那……他不敢想下去了。

西山的日头就像除夕晚上窗棂上的剪纸，红彤彤地照在山墙头上。映在墙上的影子有的像正在飞奔的骏马，有的像卧在田地里倒嚼的牛，还有的像看见了陌生人汪汪直叫的大狗。安娜在被火云映红了的玻璃窗里，忙着接生孩子。等一切都结束了的时候，天边的火云也淡了。飞奔的骏马少了四只蹄子，倒嚼的牛已变得像猫一样大了，刚才还汪汪咬人的狗也只剩下两条后腿和一条短短的尾巴。安娜端着一盆被血污染透的水，从西下屋走出来。

赵云飞在安娜踏出门的那一瞬间，箭步推开上屋门前台阶上的格格走了

下来。安娜兴奋地放下盆子，手舞足蹈地说：“孩子很好，也很健康……”

“我知道，孩子一定会很健康，可……”赵云飞有些欲言又止。

“恭喜您，祝贺您，家里又添一口人。”安娜还是兴奋不减地说。

“哦，我知道，我知道，这些我都知道……”赵云飞的笑容遍布全脸，里面有折纹、皱纹，更有螺旋纹，就像是有人往水池里投进一颗石子一样。然而当他向安娜的双唇瞟过一眼的时候，这个笑容就马上牢牢地凝固起来，而且越来越没有光彩了。他扑棱一下耳朵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我再说几遍她也是个——姑娘。”

安娜笑着说：“三个孙子，今天又添了一个孙女了。您老爷子也太有福分了，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多么……”

赵云飞的面色刹那间变成灰色，他的眼睛像炉火似的红了起来，上颌骨落到下颌骨上，颤抖起来。安娜见赵云飞快站不住了，她想喊台阶上的格格，但是她的嘴巴无论如何也张不开，因为她看到格格手里捧的荷包蛋碗已经滑落到地上了。

这一切来得这样突然和意外，安娜感到自己此时就像一片可怜的小树叶，被暴风雨随意吹打和蹂躏。她无论怎样也理解不了，眼前这位生活在五千年文明古国的中国男人为什么会对生一个女孩产生这么大的反应。她看到赵云飞抬起右脚狠狠地跺了两下地，然后扯直了嗓子冲着西下屋的大门喊：“告诉显龙不用回来了，该干什么干什么吧！”

“那，孩子的名字该起什么呢？”格格探出头来问。

“废话！不是早就起好了吗？管他是什么，都叫‘汉’！”赵云飞话还没说完，人已经出了院门。

这时西下屋里传来悲伤的哭声。

“哎哟，这可不好，别哭，别哭。这哪能怪你呢？生男生女是老爷们的事，和咱老娘们没有关系……”格格边说边下了台阶直进了西下屋。

安娜听到格格的话，脸上露出一丝喜悦，她觉得这个善良的中国女人不仅聪明还蛮智慧。她三两步走到了房前，擎起两只还沾有血迹的手推开房门，走进她丈夫格里高利被暂时安置的屋里：“亲爱的，那个女人顺利地生下一

个女婴，既漂亮又健康，可不知为什么，她的家人并不欢迎这个女婴。”

安娜揭开格里高利腿上的纱布，麻利地取出里面的子弹，撒上消炎粉后，她又仔细地看了一眼伤口，安慰道：“再养几天就会好的。”

“谢谢你，安娜，你辛苦了。这一天，你不仅给我动了手术，还接生了一个孩子，来，坐下来休息一会儿。”格里高利指着炕沿对安娜说。

“真不明白，赵云飞不仅读过书，听说还是个举人，怎么这点儿事都看不开呢？都三个男孩了还不满足！”安娜拉着格里高利的手说。

“中国人都喜欢男孩，这是他们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你的文化背景和他們不同，当然就不会明白了。另外，我们也该想想我们自己的事情了，毕竟我们是战败国的国民，必须抓紧时间早点儿离开这里，不然以后会有麻烦的。”格里高利心事重重地说。

“你放心，赵云飞会帮助我们的，不过我还是要找他谈一谈。”安娜站起身来严肃地说，“我再去西下屋一趟，看看产妇有什么情况。”

二

那安娜和格里高利是一见钟情的情侣。沙皇尼古拉二世强占了旅大后，攫取了港口修筑权和经营权，以及中东铁路的修筑权，然后指派有筑港经验的东省铁路公司工程师萨哈洛夫负责城市的规划。作为萨哈洛夫的高徒，格里高利也被他带到了中国北方最南边的城市“达里尼”（1899年，俄国政府将大连改名“达里尼”，俄文意为“遥远的”。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将“达里尼”改回“大连”）。临行前的一个晚上，格里高利第一次见到安娜，两人互相吸引，坠入情网。安娜不顾一切地要跟随父亲萨哈洛夫和情郎奔赴异国他乡。

来到中国后，安娜在一家医院做了妇产科大夫。

赵云飞第三个孙子出生时，羊水先破，孩子就是下不来，孩子的头几次露出来却又缩了回去。情况危急，赵云飞请来安娜，大人孩子才转危为安。

这样的好日子没过上几个年头，日俄战争开打了。

起初格里高利还对萨哈洛夫说：“日本没什么可怕的，我们待的旅顺港那是固若金汤！别说是日本人，就是我们波罗的海的舰队也打不进来。”

萨哈洛夫犹豫了一会儿说：“年轻人，这话可不好说得这么绝，世上的事一切皆有可能。你要知道，日本人被我们从这里赶走了十年，他们这个民族别看人长得比我们小，但心可比天还大，我看问题不会这么简单！”

“您这种担心有点儿多余。如果我国政府对这场战争没有把握，又怎么能让我们在达里尼市建一个更大的港口呢？我已经想好了，这个港口建成的那天我就和安娜举行婚礼！”格里高利手舞足蹈地说。

“但愿如此。果真是那样，我会亲手把安娜交给你。你就好好给我做助手吧，争取早一天建成达里尼港口。”萨哈洛夫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格里高利毕竟年轻，他在工作中会接触很多南来北往的中国人，有商界的，有政界的，还有军界的，知道的事情也多，所以每听到重要的消息，他都会在第一时间告诉萨哈洛夫和安娜，而且还是添枝加叶地说。他灵活的眼神加上绘声绘色的描述，让安娜和她的父亲对他的话都信以为真。安娜享受着这份爱的滋润，所以她把他说的所有事都当真。直到一天，格里高利气喘吁吁地推门进来，他倚在门框上脸色灰黄，断断续续地对安娜说：“快……快把我给你买的那个戒指盒子拿出来……”

“现在要它干什么？又不马上结婚。而且离达里尼港口建成还有一段日子呢。”安娜奇怪地问道。

“对，我估计还得二十天。”萨哈洛夫一边系着睡衣的腰带，一边从卧室走出来说。

“不好了，不好了，日本人的军队已经打过了金州，很快就会包……包抄过来。我们这里是天涯海角，无处可退了！”格里高利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完这个炸雷般的消息。

安娜一声不吭地走进自己的卧室，一会儿工夫，她手托着一个小红绸盒子出来了。格里高利接过盒子，从里边取出一枚金光闪闪的黄金戒指。格里高利捧起戒指，那目光让安娜觉得自己的幸福时刻竟然来得这么突然。

“去吧，安娜，我一会儿喊你。”萨哈洛夫低声说。

安娜用惊惶的眼神看了一下父亲，向屋里走去。

“尊敬的导师，我是来向您的女儿求婚的。”格里高利激动地说。

萨哈洛夫的脸也激动得红涨起来，但他没有说什么。

“您的意见？……”格里高利静了一会儿，他望着导师的眼睛沉默了。

萨哈洛夫也有些慌乱：“我愿意，我接受你的这个请求，我很高兴。不过我还是希望……你跟她说吧……”

“您同意了？太好了，我这就去跟她说，您同意我们……”格里高利冲进屋里。

当格里高利把戒指戴到安娜的手上时，门外一阵骚动，日本兵已经气势汹汹地冲了进来。格里高利把戒指盒塞给安娜，急匆匆地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要在一起！”

他又转身对萨哈洛夫说道：“别怕，有我在。我一定不会让他们欺负你们，我生是安娜的丈夫，死是您的儿子！”

一个穿着土黄色军装的日本兵端着刺刀闯了进来。他先是用日语叽里咕噜地乱吼一通，那可恶的样子就像是一只发情的公狗，然后他又生硬地蹦出几个俄语单词：“出去，出去，到外面去！”

安娜将身体靠近格里高利，又伸手拉住父亲萨哈洛夫的胳膊，她想从两位亲人那里得到一些力量。然而父亲萨哈洛夫的胳膊在剧烈地颤抖，这不仅没有使安娜得到她想要的力量，反而加深了她内心的恐惧。倒是格里高利镇定自若地对日本兵说：“我家里的长辈穿的是睡衣，不方便出去，有什么事情可以在这里说吗？”

日本兵火了，他端起刺刀，一步一步地逼近安娜：“不去的，死了死了的有！”

三个人紧挨着走出了屋子。

左邻右舍也都被从家里拖了出来。有几个从未见过日本兵的俄国孩子依在大人的怀里快乐地叫着，大人们脸上都阴沉沉的，他们一言不发。安娜见父亲因没穿长裤鼻子里淌出清鼻涕，她掀起披肩给父亲擦去。父亲微微一笑：